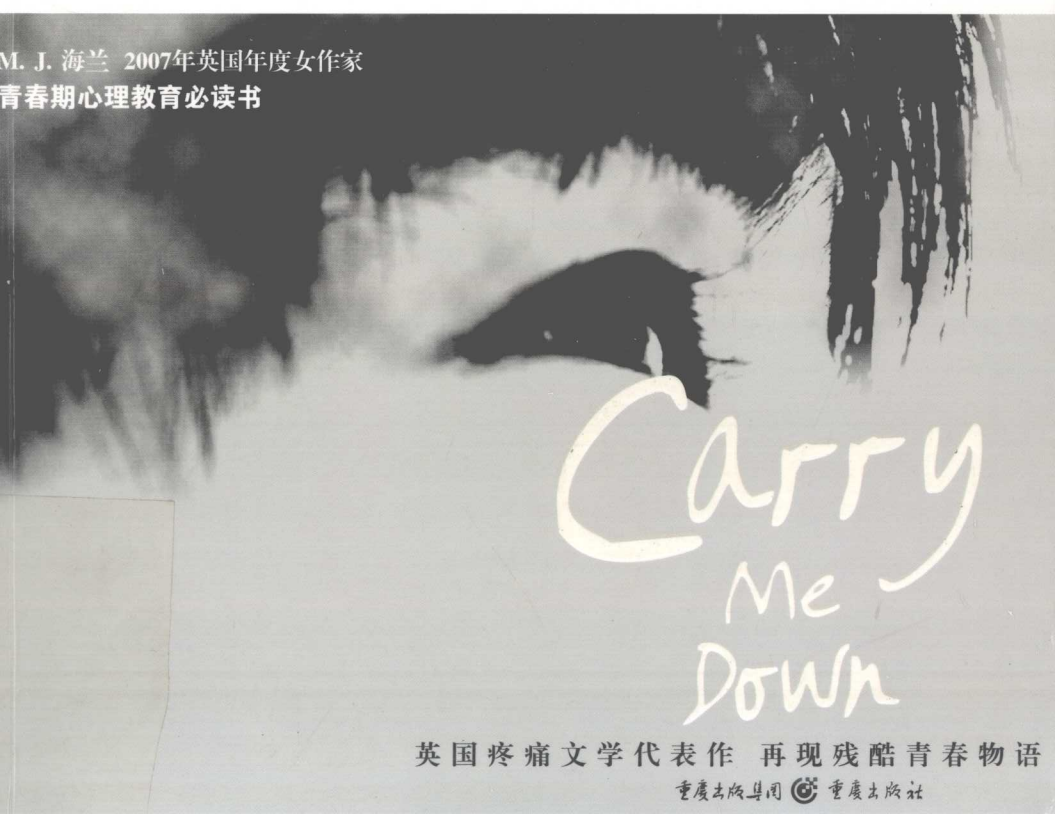


放我下去

[英] M. J. 海兰/著 张林/译
By M. J. Hyland

2006年布克奖热门作品

M. J. 海兰 2007年英国年度女作家
青春期心理教育必读书



Carry
Me
Down

英国疼痛文学代表作 再现残酷青春物语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arry Me Down 放我下去

[英] M. J. 海兰/著 张林/译

By M. J. Hyland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©2006 by M. J. Hyland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06)第124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我下去/[英]M. J. 海兰(M. J. Hyland)著;

张林译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7.12

书名原文:Carry Me Down

ISBN 978-7-5366-8939-8

I. 放… II. ①海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02956号

放我下去

FANG WO XIA QU

[英]M. J. 海兰 著

张林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

特约编辑:陈黎 张慧哲

封面设计:门乃婷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925mm×1280mm 1/32 印张:9.625 字数:200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1

现在是一月，冬天里一个阴沉的礼拜日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。爸爸背对着桌子，脚蹬在墙上，膝上摊着一本书。妈妈坐在我的右边，她的书放在桌子上。我紧挨着她坐着，我的椅子正对着窗，离火炉很近。

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热茶。我们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和一个盘子。盘子里是汉堡和火鸡三明治。如果谁还没吃饱喝足，还有很多很多。食品柜里塞满了东西。

有时我们放下书聊起天来。这感觉真不错，就像我们是一个人，在读同一本书——而不是三个分开的人，各忙各的。

这样的日子是最完美的。

透过那个小方窗，我能望见那条通往高雷镇的狭窄的村路。村路那头，是一片雪地。雪地尽头，是我每天早上都要经过的那棵树，尽管我现在看不到。而树前面两英里远的地方，就是高雷国立小学。圣诞假期一结束，我就得回那儿去上学了。

在小路的拐角处，有一根路标立在前门左边，上面有一个箭头指向都柏林。它下面是一个稍微小一点儿的箭头，指向公墓。我们还能再在一起待两天，我们三个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。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要。

我看见妈妈的书马上要读完了，就拿起一盒扑克牌，推向她的胳膊肘。很快，她就会放下书跟我玩一会儿。我看着她的脸，等着。

突然，她合上书站了起来。

“约翰，”她说，“请跟我来。”她要带我去走廊，离开爸爸。她要把我带到他的视线范围之外，就像我是一堆垃圾。“快点儿，把书放那儿。”她说。

我们站在陡峭狭窄的楼梯脚下。走上去，就是爸妈的卧室——楼上唯一的房间。她双臂抱在胸前，斜靠在楼梯扶手上。她的手冷得发白，像粉笔似的。

“我今天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因为你又在盯着我。你在盯着我。”

“我只是看看你。”我说。

她从楼梯扶手那儿走过来，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。她有五英尺十英寸高。尽管我只比她矮一英寸半，她却一直使劲按着我，直到我蹲低了身子。她的身体俯在我上方，屁股向外撅着。

“你在盯着我，约翰。你不应该那样盯着人看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能看你？”

“因为你现在十一岁了。你不再是个小孩儿了。”

我被我们的猫，克利托的惨叫声分了神。它和它刚生下的小猫咪一起被锁在楼梯下的橱柜里。我想去看看它。但是妈妈更用力地按住我。

“我只是看看你。”我说。

我想说，看着什么东西一点儿也不孩子气，但是在她胳膊的重压下，我的身体摇晃了起来。我抖得太厉害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，“你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？”

她弄疼了我的肩膀，她的体重真是惊人。她坐在餐桌旁或是我的床头，跟我聊天让我笑的时候，看起来要轻一些，小巧一些，也更漂亮一些。现在我对她非常生气，她怎么那么高，那么大，那么重，她怎么把我生得这么大，远远大过我的年龄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是喜欢。”我说。

“也许你应该改掉这个习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那让人紧张。你那么盯着看，谁都没法放松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说。

现在她站起来了，放开了我。我倾身过去，吻在她嘴唇上。

“没事了。”她说。

我又亲了她一口，但是当我抱住她的脖子，想把她拉近，这样就可以抱紧她了，她却挣开了。“现在别，”她说，“这儿太冷了。”

她转过身去，我跟在她后面，走向厨房。

爸爸那黑色的卷发凌乱不堪，刘海全挡在了眼前。“关门。”他说，视线没离开书。

“已经关上了。”我说。
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一直让它关着。”

他看着书笑了，那是本《颅相学和罪犯颅骨》。

爸爸已经三年没工作了，这期间我们一直住在他妈妈的农舍里。搬来和奶奶一起住之前，他在威克斯福德当电工。但是他恨他的工作，每天回家他都这么说。现在，他不去上班了，而是在家读书。他说他要准备圣三一学院的入学考试，要通过它应该不会有太多麻烦，因为

去年他参加过门萨测试^①，分数很高。

“看窗外，”我对妈妈说，“雪在横着下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她说，“像不像在筛面？”

“面粉不会横着穿过筛子。”我说。

她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嘴角，然后就停在了那儿。我探身过去摸了一下。

“你的舌头很凉。”我说。

爸爸看着我们，妈妈的嘴唇夹得紧紧的。

“我像条蜥蜴。”她说。

她对我微笑，我也对她微笑。

“奇怪的一对儿。”爸爸说。

克利托现在很安静。很可能听到我们在聊天，知道我们离它很近，它就高兴起来了。

我又开始读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书。除了1959年版，我拥有这本书的其他所有版本，这是我每年的圣诞礼物之一。

这本1972年的新版还剩下几页没读。“人类世界”这部分，我差不多快读完第四遍了。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充满了奇迹，比如那个中国牧师，他保持着最长指甲的世界纪录。他的指甲养了二十七年，足足有二十二英寸长。照片上，那些指甲乌黑卷曲，就像公羊角。

其中最棒的是那些逃脱艺术家，还有那些奇人异士，比如布朗汀，他走在钢索上穿越了尼亚加拉大瀑布，还有约翰·赫林格，他用手走路走了五十多天，整整八百七十一英里。

^① 门萨为一个高智商分子的组织，提供了一套相对科学和严谨的智商评定体系。

总有一天我也会被写进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和所有那些不想被忘记，不想被忽略的人一起。我会打破一项非常重要的世界纪录，或是做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。我看不到活着的意义，除非有某件事我能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，或者我能做某件其他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。

我把世界上最矮的女人的照片折了起来，这样她就正对着世界上最高的男人了。他的名字是罗伯特·珀欣·瓦德罗。他有八英尺十一点一英寸高。十一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六英尺七英寸高了。

我曾经想，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很早就变了声。我曾经想，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巨人。现在我还是会担心这些事，不过没有当初那么厉害了。因为我已经决定，我不会作为一个畸形出现在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里。我要有一个比那好得多的理由。

世界上最矮的女人是波林·莫斯特斯，她才一英尺十一点二英寸高。当我把她的照片和世界上最高的男人放在一起时，她看起来就像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的什么东西，一点儿都不像人：一个人怎么可能站在另一个人的身边，还不到他的膝盖？

“看，”我对妈妈说，“这个侏儒像个砖寺。”

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
“装饰。”她说。

“别折你的书。”爸爸说。

“好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都没怎么碰三明治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想碰。”我说。

妈妈拍拍我的手。“你留着一半三明治没吃，是不是就为了说这话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就把它吃完。”

但是面包已经不太新鲜了。已经六点了，该喝茶了。妈妈站起来看向窗外。雪停了。她在运动衫上揩揩手，把一壶水放在火炉上。她打开冰箱，取出一个盒子。

“你要这个吗？”她问爸爸。

他揉着下巴，没有回答。他昨天把胡子剃了，剃完之后，脸上就露出了一个酒窝；在下巴上有一道暗色的竖沟。一整天他都在揉它，好像希望能把它揉平。

“迈克尔，你喝茶要不要这个？”

他看着那个盒子。“不要，”他说，“我更想要腌鱼。”

“我们没有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们没有腌鱼。”

妈妈讨厌做饭。

“那我就吃袋装鱼。”他说。

“那好。”她说。

他们彼此笑了一下，和他们给我的笑不一样。爸爸说的袋装鱼是一种要用沸水煮的食物：一块方方的鱼肉，装在一个盛满白色调味汁的透明塑料袋里。

“能让我拿一下它吗？”我问。

“如果你真想拿的话。”妈妈说。

我从她手里接过袋子，双手揉着塑料。塑料很软，就像湿毛毡。
“好像我在巴特林斯^①赢的金鱼。”我说。

“到我这儿来。”爸爸说。他抱住我，他的胳膊重重地压在我的脖

^① Butlins，英国著名假日公园所在地。

子上，他搂得太紧了。

“别搂我的脖子，”我说，“疼。”

“把鱼袋子给我。”他说。

我把袋装鱼递给他，他轻轻地抚弄着。“恐怕我得有不同意见了，”他说，“这更像一袋鼻涕，而不是金鱼。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，尽管我不喜欢他把我的晚饭比作鼻涕。

妈妈没收了鱼，把它放进一壶水里。我面对着爸爸。

“老爸，给我讲个故事行吗？”

“什么样的故事？”

“什么样的都行。”

开始讲故事之前，爸爸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。“好，那就讲个坦塔罗斯^①的故事。他犯了错，被罚站在齐腰深的水里。冬天，那水寒冷刺骨；夏天，又热得烫人。当坦塔罗斯口渴的时候，他的嘴唇特别干，于是就弯腰去喝水，但是水却突然蒸发了。当他肚子饿的时候，就伸手去够头上那结满美味水果的树枝，但树枝却突然把水果举高了。食物和水他都够不着。坦塔罗斯受这种苦受了……”

“好几天，”妈妈说，“这都是因为他喝茶前不洗手，才会受到这种惩罚。后来他坐到了一桌有烤鸡和巧克力冰淇淋的盛宴前，从此再也没挨过饿。”

爸爸笑了，“去洗手吧。”

洗手的时候，我看见坦塔罗斯一边弯腰够水，一边舔着嘴唇。在回厨房的路上，我走到起居室那个大书架旁，那是爸爸放资料和课本

^① Tantalus，希腊神话人物，宙斯之子，吕狄亚王。

用的。我在百科全书里翻着，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几页。是西西弗斯^①那条，他的名字旁边有个红色的感叹号，那是我去年画上去的。我回到厨房。

“坦塔罗斯和西西弗斯很像，”我说，“可以说，他们两个受的是同样的苦。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，“是不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想起来的？”

“我没坐在马桶上。我就是洗了洗手，然后突然想起来了。”

我仔细地打量他的脸。他不是在笑话我，所以我也笑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西弗斯把那块大石头推上山，然后那石头从他身边径直地滚下去，又落回到山脚下。我可以看到西西弗斯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块石头滚下去，他是那么悲伤，但是一言不发。然后他又把那块石头推上山，然后石头又滚回它原地，一次又一次。我想他的感觉肯定就跟坦塔罗斯一样。”

“竭尽全力把那个棕色的大东西弄到你想让它去的地方。”爸爸一边说，一边大笑着，笑得眼里全是泪。

现在轮到妈妈笑了。“老天，”她说，“谁去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拿杯水？”

我跳了起来，去给爸爸接了杯水。我坐回去的时候，妈妈吻了我的鼻子一下作为感谢。“有你在身边真好，”她说，“我想我们会留着你。”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爸爸把水一饮而尽，这时我看见他夹克的扣子系错了。他是故意的，这通常是心情好的标志。我探身过去，伸手去够最上边的扣子。

“我给你系扣子可以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！”他大笑，“你会毁了我流里流气的形象。”

看来他蛮有兴致让我帮他系好扣子，于是我绕过桌子，伸手去抓

^① Sisyphus，希腊神话人物。

第二颗扣子。他又喊又笑。

“离我远点儿，鱼脸！离我远点儿！”

“还有四颗了！”我冲他喊回去。

我试图再解开一颗扣子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向窗边。他站在那儿，向外看去，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；游戏结束了。

“主啊，我想她提前回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问。

他在说奶奶，也就是他的妈妈，她周二会从李奥柏的赛马会回来。我只能再和他们单独待两天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一个虚假的警报。”

我们坐了下来，他又开始读书。

我面对着梳妆台，所以能看见 1960 年他们结婚那天照的黑白照片。爸爸那会儿二十七岁，甚至比现在还要帅，因为他当时的头发更长些。妈妈那会儿二十六岁，她现在还一样漂亮。

几乎整个威克斯福德教区的人都知道我父母的爱情故事。他们各自退掉了原来的婚约，选择了和对方在一起。我听说，当他们走在街上时，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他们：他们简直就像电影明星。

照片里，他们看上去十分开心。爸爸站在妈妈身后。他比她高了四英寸，所以让她看上去小巧了点。我喜欢他们一起切蛋糕的样子，妈妈的手放在爸爸的手上，共同握着一把白柄的长刀。

我一点儿都不帅，又瘦又高，我的鼻子对于脸来说太大了。爸妈看我的时候肯定很难受，一定在琢磨我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变得像他们一样漂亮。

我回到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上，开始读三百九十八页上关于被

活埋在一个“标准”棺材里的世界纪录。这项纪录是由一个叫蒂姆·海斯的爱尔兰男子保持的。他被活埋了二百四十小时十八分钟五十秒。1970年9月2日，他出来呼吸了口新鲜空气。我很惊讶，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他。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他。

快七点了，我开始觉得无聊。我把脚放在妈妈的脚上，她把脚抽出去，又放在我的脚上。我们来回回，爸爸朝我们看，摇了摇头。我没让他发现我已经注意到了，但是这个缓慢的摇头立刻让妈妈停了下来。她站起身，看了看表。

“你最好克服一下，把活儿干了。”她对爸爸说。她说的是克利托的小猫咪。在奶奶回来前，得把它们杀掉。

“等一会儿。”他说。

“请在某人给它们起名之前把事儿干了，”妈妈说，“约翰，你和我待在这儿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，”我说，“这次我要去帮忙。”

“我也不在乎，”她说。她看着爸爸，“要赶在你妈回来之前摆脱这些小东西，不然就永无宁日了。”

爸爸给我们的猫起了个和苏格拉底最好的朋友一样的名字——克利托，苏格拉底临终之时，他哭得最厉害。我喜欢克利托黑白相间的脸和它长长的白色小腿。

妈妈对着爸爸摇了摇头，他站了起来。“那就来吧，”他说，“让我们看看这个小男孩是什么做的。”

我跟着他走到楼梯下的橱柜旁。他蹲到煤烟的黑暗之中，蹲在吸尘器和煤铲之间。他让我把灯打开，然后就拉着那六只小猫的尾巴把

它们从克利托的奶头上拽了下来。他的夹克塞在裤子里，腰上就形成了一个口袋，他把小猫咪放了进去。

“没事的，”我对克利托说，“我们带它们去散散步。”

“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？”爸爸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去煤桶里取条麻袋，把它带到浴室去。我会在那儿等你。”

听起来就像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但这农舍是个小地方，没有人会在里面迷路的：你走进前门，就站在了走廊里，如果你向右转，就会走进厨房，从厨房你可以走向走廊，或者走到起居室。起居室有两个门，你可以出去，又走到走廊，面前是一扇门，里面是浴室。再往前走几步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卧室的门。然后，在农舍的后部，你会发现奶奶的卧室。走廊尽头就是后门，它通往一个小花园。唯一算得上冒险的就是爬上狭窄的木楼梯，去爸妈的卧室看看。

我把麻袋放在爸爸脚边。

“好。帮我把它取出来。”

我把那些小猫咪——它们都是黑白相间，和克利托一样——从爸爸夹克做的口袋里取出来，然后把它们装进麻袋。爸爸往浴缸里放满热水。蒸汽熏得我的脸上开始冒汗。

“它们扭得不厉害，”我说，“待在麻袋里肯定很舒服。”

“别心软，”他说，“把那椅子拿来给我坐，你自己坐那凳子。”

他把他的椅子拉近浴缸，我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凳子上，或许他需要更多水。他把麻袋扔进滚烫的浴缸里。麻袋漂了一会儿，然后沉到了缸底。小猫咪在里面乱动，麻袋也跟着动。

“这通常需要多长时间？”我问。

爸爸耸耸肩，“没准。”

我们没说话。他的腿上上下下地抖着，水面浮起了一层气泡。我在凳子上坐不住，但是又没有什么可抓的。我快掉下来了，很想从上面下来，但是我没这么说。

“天啊，老爸，”我说，“它们动得太厉害了。也许我们应该采用注射或者其他什么方式。”

他没回答。他盯着水面，不停地咬着嘴唇内侧。小猫咪的头拼命顶着逐渐变黑的麻袋。

现在气泡少多了。

“花了这么长时间。”我说。

他转向我，“你受得了这个吗？如果受不了，就去厨房帮你妈。”

妈妈不在厨房；她在隔壁我的卧室里。我能听见她在唱歌。

“受得了。”我说。

我们单独在一起时，爸爸会说起某些事，让我感觉又兴奋又恶心。

“该死，”他说，“这水肯定不够热。”

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那个麻袋拎出浴缸。我从凳子上爬下来，看着他努力解麻袋口的结。小猫咪还在动。

“快，”我说，“放它们出来。”

袋口很难解开，但麻袋最终还是打开了。爸爸脸红脖子粗。他把四只小猫咪放到地板上，它们扭动着，一个擦一个地爬到了一起。它们的毛湿成了一绺一绺的，薄薄的皮肤下面，细小的肋条上下起伏着。要不是听见它们的喵喵叫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它们是小猫。

“我就知道你会放它们出来的，”我说，“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杀了它们。”

爸爸转过身来，一把抓起一只小猫咪，甩过肩膀，用力将它的头摔在浴缸沿上。头骨碎裂的声音很大，尖利刺耳，就像拦腰折断了一

把尺子。

“你这个愚蠢的、软心肠的小杂种。”他说。

他拎着那已经摔瘪了的小猫咪的尾巴，将它悬在浴缸上方。我想让它活着，我希望它有可能活下去。但是血从它的头骨和耳朵里一滴滴地滴下来，它一动不动。我知道，它肯定是死了。

血并不算太多，但是足够滴进浴缸里，足够把表面那层水染成粉红色。血沉了下去，然后渐渐消散。我不看爸爸。一会儿，毫无预警地，他从地板上拎起另外一只湿漉漉的小猫咪，把它的头摔在浴缸沿上。他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，而再去抓下一只小猫咪时，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。

“住手！”我说，“拜托你住手！”

他低下头。还留在麻袋里的那两只小猫咪已经停止了扭动。

“这是天性，”他说，胸膛起伏个不停，“你必须明白，这是天性。”

我看着他。“你不觉得难过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为什么这会使我难过？”他站了起来，“每一周，每一天，农民们都得做同样的事，这样我们才能有饭吃。”

我仔细地看着他，突然之间，有什么事发生了。我知道——我确定——他在撒谎。他的脸上有什么东西，昙花一现，一抹飞快的假笑，然后皱了皱眉。在他说“每一周，每一天，农民们都得做同样的事，这样我们才能有饭吃”这句话时，我同样也能感觉到某种虚假的东西（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）。他说他不难过，这是撒谎。

“你真的不觉得难过吗？”

他盯着我，我也盯着他，他淡褐色的眼睛变成了黑色。

“不，一点儿都不。它们甚至还没有灵魂呢。是你变得坚强些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但是你砸了它们的头。难道这不让你觉得有些对不起它们吗?”

“不，我告诉过你了。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。它们只不过是长着毛皮的蛆虫。”

“你真勇敢。”我说，但是就在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恶心。

我吐了，毫无预兆地吐在了浴室地板上。离一只小猫咪的头只有几英寸远，爸爸脚边一英寸的地方。就像一桶黄色毒药从我的身体里面喷涌而出。他对我撒谎了，这让我恶心。他向后退去，大声喊妈妈，“海伦，过来帮我清理这一团糟。”

我从那摊黄色的呕吐物旁挪开，紧接着又吐了起来。我低着头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的脸了。

“耶稣啊!”他说，“你这个可怜的、软心肠的家伙。”

妈妈手里拿着块抹布跑了过来，看着我吐在地板上的东西。“迈克尔，怎么了?”

“他感到恶心。”爸爸说。

我看着她的鞋。那是爸爸的鞋。她不应该穿他的鞋。

我希望她说点什么，但她只是盯着我吐出来的东西，一句话也没跟我说。我向她走过去，但她还是不说话。

“它们全死了。”说着，我从爸妈中间挤出门外。

九点半的时候，妈妈来到我的房间，坐在床尾。“约翰，过来和你爸说晚安。”

“给我演出指偶戏怎么样?”我问。

有些夜里，在我入睡之前，妈妈会为我演一出指偶戏。我有一个装苹果的纸箱，上面画了幕布，一面还挖了洞，这样她的手就能伸进